

党史资料

中共冀县县委办公室

(第三期) 一九八二年一月三十日



冀 州 星 火

—— 略述我的一段经历

耿 碧 涛

我是一九二八年暑假后考入河北省立第六师范学校的。

那年的春天，六师所在地的冀县成立了国民党县党部，挂上了青天白日旗，一个叫李德渊的当上了县长。

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处在军阀混战、兵荒马乱的状态中，贪官污吏，横征暴敛，盗贼蜂生，闹得人心惶惶，民不聊生。一旦有了县党部，他们组织群众庆祝游行，散传单，到处呼口号，什么“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宣传“实行三民主义”、“厉行五权宪法”、“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禁止妇女缠足”、“破除迷信”等等。当时，在

一些幼稚的青年人中产生了这样一种错觉，认为社会空气焕然一新了，国家要从此富强起来了。口号归口号，宣传终究是宣传。时隔不久，人们发现新县长李德渊也有贪污劣迹，冀县国民党部即将李扣押入狱，并组织群众游行示威。不少人感到国民党为百姓作主，人人拍手称快。因此，在县党部号召青年参加并办理国民党员登记时，就有不少的人争先恐后前往登记，当时的青年反认为不参加国民党就算落伍呢。

六师同学由于骤然呼吸到国民党的新鲜空气，便对一九二三年创办六师的校长曹秉国推行的封建、奴化教育一套开始不满。这一年的冬季，爆发了以闫金庚、王国栋、赵卫邦等为首的驱逐曹秉国的学潮。学生罢课，发宣言，散传单，写标语，来势汹涌，轰动一时。但由于没有坚强的领导和广泛的群众基础，更经受不住曹秉国的软硬兼施、腐蚀拉拢和分化瓦解，终使此次斗争归于失败。至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五日学校开学，曹仍任校长。学期末，曹被调升省教育厅督学主任，便升任六师附属小学主任郑朝熙继任六师校长。

到年底县长李德渊被打倒，金良骥上台，他原在军阀时期任过冀县县长跟县内土豪劣绅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县党部未按照其宣传口号办事，苛捐杂税毫无减免。原县参议会的豪绅们又渐渐抬头，继续武断乡曲，欺压民众，县党部内部种种丑闻，不脛而走，远近传开。国民党的威信一落千丈。人们开始认识到：国民党“说好话，不办好事”，不是真正为人民办事的。当时的进步学生敏感地感到以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来救国，无异南辕北辙，缘木求鱼，于是便开始渐渐地转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探讨了。

就在这一年的冬季，保定河北省立第二师范以思想赤化被开除的学生李炼之、丁浩川逃到冀县（原在保属特委工作，方被通缉），教育局长马紫波与李、丁有师生关系，便予安排到北内漳高小避难。当

时，因六师闹学潮回家的第五班学生耿茂赏 在本村北内漳结识了李、丁，受他们影响，耿思想渐转进步，对共产主义产生初步信仰。一九二九年春，马紫波起用李炼之为乡村师范教员，丁则为县立高小教员。那时我与耿茂赏关系尚好，有时在他到丁处时，我也同去，他们谈话我就旁听，行迹较密，从未告人。现在想来，在当时白色恐怖之下，李、丁未必与上级党组织有联系，可能属单独活动而已。

为了对抗学校当局的高压政策，经过第五班耿汝功、李松林、郑秀波、周登坡等的全力斗争和积极筹划，于一九二九年暑假后，创立了“学生自治会”。并经学生投票选举，选出了执行委员七人，监察委员三人。还确定执行委员七人轮任主席，每月轮换一次，开始由李松林任主席。“学生自治会”的工作和斗争，为后来党的活动与发展起了一些积极帮助的作用。

一九二九年暑假期间，第六班石世珍（后更名石琳），在共晋县老家，经郑占元介绍，加入了共产党，他把党的关系带到冀县，受晋县县委和保属特委领导。后由石介绍，闫文轩、耿茂赏加入了党的组织，成立六师党支部，石任支部书记，耿任组织委员，闫任宣传委员。接着，相继吸收了徐树栋、我、郭恒金、武继斌入党（我是该年秋参加互济会，一九三〇年三月入党的）。一九三〇年下半年，又吸收陈焕文、王长太、张瑞云、朱宝珍、王英华先后入党。党的组织逐渐扩大，形势转好。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间，又爆发了学潮，要求郑朝熙（字际唐），撤换腐败无能的教员党梦龄（教务主任）、郭虎正。经过学生代表闫文轩 王慕桓交涉，郑勉强采纳了学生意见，免去党、郭的教职，这对于学校中反动思想严重的教员是个很大的震动。这次学潮取

得了胜利。

一九三〇年秋季，由郑占元介绍保属特委政治交通刘绪东由晋县来到六师，找到石世珍。当时，六师里只有五、六个党员。由石世珍召集，闫文轩、徐树栋、武继盛和我到城东北竹林寺开了个支部会。刘绪东一方面了解六师党的活动情况，一方面布置下了工作任务。当时支部确定由我保护刘绪东安全，并由我领着刘到南宫、北内漳、白漳，与几个个别关系接头。刘走后，支部组织党员在城隍庙、西关、北关张贴散发了一次党的传单，使反动当局大为惊恐。

一九三〇年暑假后，校长郑朝熙提出辞职，省教育厅委任保属派教员范金兰（字荆汀）为护理校长。他代表了一部分旧势力，学生极为不满。

当年十一至十二月间，六师又爆发了学潮，提出打倒护理校长范金兰的口号。党支部派闫文轩参加领导这次学潮。初期采取合法手段，选派代表如闫文轩、张永在、王慕桓等前往省教育厅控告，要求撤换校长。并申诉其办校黑暗落后的罪状。当时，领导学潮的成员中思想倾向复杂，有的想依靠马紫波扩大势力，马也想利用时机企图夺取六师校长的职位，因而对这次学潮也大为支持。由于党支部处于当时“立三路线”的指导下，不能客观地分析斗争形势，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去争取斗争的胜利，只是狭隘地认为，如果马出任校长，他比较有政治头脑，对党的活动可能更为不利，于是放弃主攻方向，又提出“反对马紫波当校长”的口号，并贴出“反对野心家马紫波当校长”的标语。因领导成员的意见分歧，分散了斗争目标，给了反动学校当局以可乘之机。他们残酷地把学潮压制下去，开除了闫文轩、王慕桓、贝仲选、王国甬、张永在、李国栋、曹如玉、徐俊岭、邓凤

峨。焦宗祐等十名骨干分子，护理校长范金兰不但未被打倒，反而由“护理”当上了正式校长，学潮以失败而告终。

范任校长后，聘到曾在天津河北省立第一师范当过教务主任的马仲鸣来当教务主任。马大权在握，实行高压政策，学校里顿时呈现出一种乌云压顶的紧张气氛。

在这当中，六师石世珍、曹如玉、闫文轩、武继盛等同冀县十四中学爱好文学的武继忠、吕永溪联系，并由徐树栋出而，与束鹿私人印刷所接头，共同筹办了秘密刊物“红露”。

一九三一年春，党支部秘密组织学生继续开展打倒范金兰的运动。三月下旬，党支部的骨干石世珍、徐树栋、耿金堂、郭恒金、武继盛开会研究部署了打倒范的行动计划。三月某日的晚上，石世珍、郭恒金、黄林桂用红色墨水书写“告同学书”，并张贴饭厅，引起了校方的注意，开始派人盯梢、侦察我们的行动。四月初，文部认为组织学潮的条件基本成熟。随后由支部徐树栋、我、张瑞云、陈焕文、王长太、朱宝珍等组织各班学生骨干到城东南的沙村开准备会，提名周申年为这次学潮的学生总代表、总指挥。第二天中午时分，敲钟为号，集合学生开始行动。由徐树栋讲话后，学生纠察队即把校长及其他教职员看管起来。不料，周申年却临阵背叛，公开护校，给这场风暴泼了凉水，同学们的斗争士气大减，致使范金兰乘隙逃到城内，勾来了公安队包围了学校。当地驻军白凤祥的一个连也开了进来。对学生进行弹压。一时反动军政如临大敌，将县城四门禁闭，叫嚷“六师共产党闹暴动了”。这次学潮延续的时间较长，开除的学生也最多。第一次开除了四名：石世珍、宋万振、王式均^{金均}、黄林桂；第二次开除了：我、徐树栋、李世凯、王双、张东周、王长太、陈焕文、张瑞云、杨

海亭等十几人。以后，又连续开除了二十多名进步学生。第六班原有三十二名学生，先后开除了十来人，约占三分之一。支部里就剩下了朱宝珍、王英华两个党员。党在六师的关系，几乎被连根拔掉了。

我们被开除后，没有立即离开学校，仍继续进行斗争。为了研究对策，我就从东城门缝里钻进城去，到乡村师范找王国鼎、王慕桓（二王被开除后，到冀县乡村师范当教员）处，与同志们进行联系。我们坚持了一段时间，觉得败局无法挽救，石世珍、郭恒金、徐诗栋和我即跑到东王家庄高小开了一次会（因邓凤嶷被开除后，在东王庄教书），分析了形势，认为如继续坚持斗争，徒遭牺牲，决定暂行战斗，等待时机，目前只有各奔前程了。

石世珍、徐诗栋、郭恒金由邓凤嶷资助四十元，准备去平津一带找党的关系。路经束鹿时，打算取出一部分订印的刊物“红露”，一方面作为沿途宣传资料，一方面销售换点饭费。岂知三人取“红露”时，当即被窝底的反动当局逮捕，被解送北平卫戍司令部最高法院，判为“共产党同情犯”，刑期十个月，在北平伪陆军监狱关押，至一九三二年四月，方刑满释放。

我被开除后，曾到威县、冀县一些同志处避了一阵风，随到县模范小学去教书。一九三一年秋假，便偕同王慕桓、王国鼎等同学去天津打算通过曹秉国转入天津一师学习。我们从冀县乘马车先到了衡水，僱了帆船，等了两天，旧历七月十六日，坐船下了天津。经过天津一师编级考试，我被录取。王慕桓、王国鼎、闫文轩（他是从枣强去的）因考的分數太低，让他们降级，他们不同意，后经曹秉国介绍转到保定二师了。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接着天津事变，当时大炮轰鸣，

学校暂时停课，我就离校回家了。到家后，我被聘到宋万振村（赵家庄）小学去教书。腊月初一，天津通知复学，我即赴天津一师继续学习。在天津时我发展了几个党员，并通过新党员王汝梅去找天津河北高工学生李金人接上了天津党的组织关系（当时天津一师已没有党的组织，只有一个共青团员）。接上关系后，建立了党支部，王汝梅任支部书记，我任组织委员，王希曾任宣传委员。上振党把那个团员魏荣根介绍给支部。一九三四年上半年，我们毕业前进行实习时，直接领导我们支部的周杞被捕叛变，招供了王汝梅，王被天津市国民党部抓走。经我们营救，扣押约一星期就得释放。当时，周杞还供出了民众教育实验学校赵一起同志，也被抓到市党部。

一九三四年暑假，我从一师毕业后回家。农历九月，我便到南宫苏村镇高小任教员，通过崔碧天接上组织关系。

一九三五年农历正月，我到冀县县立简易师范（乡师已改称“简师”）去任教员，当时该校没有党的活动。学生思想落后，读死书的空气很浓。我任七班班主任，积极诱导学生课外读书，组织读书会，分社会科学、文艺两个研究会。通过读书活动向学生灌输马列主义思想及理论知识。学生思想进步尚快。下半年我发展刘锡锦（之毅）、王立祯（又名陈英）、高凤树等为党员，建立党支部，我任支部书记，刘锡锦任组织委员，高凤树任宣传委员。不久又吸收孙国英入党。当时，还有很多够条件的学生，因为考虑环境恶劣，必须提高警惕，未敢贸然发展他们入党。那时，我们是直接受冀枣工委领导，间接由南宫中心县委领导。

下半年，崔碧天调到获鹿县脱产工作，把我介绍给冯国栋（即冯化萱，冀枣工委书记）。在冯到冀县奔走工作期间，我为冀枣工委买

了套油印机。冯到冀县，我给他找住处（李栋材药铺），兑饭馆义和轩，并把我的新自行车送他使用。当时，李力（李幼贤）在伏家庄当小学教员，也不断去简师找苏永法、王英勋。六师张海峰（云生）也不断去简师去找王增祿。他们也传播进步思想。当时党的关系有六师和冀县简师两个线索，他们互有来往，互通信息，我与他们不发生组织的关系，故不详知。我只记得送给冯国栋的那辆自行车，后来见李力骑着，可知他们当时是有关系的。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阴雨连绵四十多天，发了大水。国民党二十九军来哲元的部队退却到冀县。军队驻进简师。暑假后，无法开课，学校停办。接着冀县县长逃跑，社会秩序趋于混乱，继而土匪蜂起，绑架抢掠，地主们则组织自卫团，联庄自卫。有的利用廿九军退却时丢下的枪支，拉起半来，打起抗日旗号，自封司令，招兵买马，独霸一方。

冬季，邵北武的部队由衡水来到冀县，赵云祥部队也从武邑赶来，打着民军旗号，占据城内，段海洲的部队由其参谋长朱家恺率领一部接着也到冀县（我同朱在天津时同学），打着青年抗战义勇军的旗号，先住大寨，后住南关六师校址，金庆江也打着“青年抗敌义勇军”的旗号，占了码头李，很快发展到三千多人，大枪两千六百支。金受段部的领导和节制。就在这一年的冬天，段部约金庆江召集了全县的士绅名流和教育界人士，在北褚宜召开会议。当时，我和刘锡锦、孙国英、高风树、李幼贤、胡灿章及马紫波、闫仙洲等很多士绅都参加了。会上，以朱家恺为主的宣传了下抗战思想，散会后，朱找到我，请我参加他们的队伍。于是，我就找到简师支部的几个同志商量如何办，我们先到了闫仙洲家进行研究。金振西（金庆江部的参议）晚上也赶到

回家，并提出欢迎我们参加他们的部队。当时我们考虑：段、朱是中央政治学校学生，是蒋记国民党的嫡系，不易改变立场听我们的话。金的势力不小，发展很快，金是土匪出身，老粗，易于争取，因而决定参加金部。于是，第二天我们到了码头李，通过金振西推荐，参加了金的部队，并委任我为中校政训处主任，兼组织科长。高风树任宣传科长，刘锡锦任民运科长。成立了地下党支部，我任支部书记。

如何管理军队，我是没有经验的。除了让同志们编印些传单，写标语进行抗日宣传外，不知还抓些什么。于是，就带着几个学生和刘锡锦、高风树等到段部找朱家恺去取经，因为他们那里知识分子较多，受过军事训练的也不少。这时，段部已从大寨转踞在南关六师校址。我们到那里找到朱。朱一方面劝诱我参加他们的队伍，一方面谈了谈他的政治主张。他说：“若不以国家民族为重，我比人民自卫军还红。”我一听他坚守着国民党的那一套，觉得难以改变其立场进行合作，即让同志们回到码头李去。当时，我因犯了痔疮，便暂回家疗治。这是一九三七年旧历腊月的事。

回家后，听说八路军到达南宫县苏村镇，并打听到马国瑞在那里。于是我便找到马国瑞接上了头，还到了东进抗日^沈休击纵队司令部，见到陈再道、李蔚玉、王笑竹等同志，并把码头李金庆江部的情况向他们作了汇报。我把想争取收编金部的意见提了出来，得到了他们的赞许。一九三八年农历正月，我赶到了码头李，找到金庆江说：“八路军是国家的正式部队。现已到了南宫苏村，我们必须进行联系，取得他们的帮助。”他即让我为代表和八路军联系。我于是不断来往于码头李和南宫之间。这年春，东纵召集各部队、各县士绅代表在南宫

召开冀南区军政委员会筹备会，我作为金部代表由郑庸才陪同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为了分化金的力量，加深金部内部矛盾，以利收编工作进行，我建议东纵邀请曹辅弼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军政委员会筹备会开后不久，赵云祥因段部在武强卡了赵部的一部分枪，为报私仇，将段部参谋长朱家恺扣押起来，解决了段部的冀县部队。赵云祥的部队继续西侵，占据了北褚宣。金、赵两部处于战争状态。金庆江感到很恐慌。金部副官长王冠卿当时提出把队伍往武强一带拉，去靠近段部。我听到后有些着急，怕拉走了，难再收编。于是，我就去找金庆江，向他提出两条意见，一、赵行伍出身，指挥作战较有经验，如继续西侵，我们就难站住脚，有被摧垮的可能。目前，必须找个靠山，二、码头李是靠河重镇，地势险要，目前粮、煤已如山，半年用不完，绝不能放弃，如果放弃了，部队供给不易保证，军心就会涣散，部队就很难巩固和发展。金庆江表示同意，即与我商量找谁作靠山？我便提议找八路军。金庆江同意了。并让我为代表找八路军商谈。金部的参谋长郑庸才与我系旧相识，很听我的话。我作为金部代表到南宫时，为防止出意外，总是让郑带着警卫员，护送我到码头李南十几里的仁让里（也叫小组头村）。仁由于金庆江提出“让朱德总司令给他下委任状”。因为条件太高，很难答复他的要求。于是，我便利用曹辅弼与金庆江的矛盾，让郑庸才去做曹辅弼的工作，让曹取代金为司令，以利收编。条件成熟后，曹把自己在金部的亲信集合到闫家寨，开了个会，立即行动，把金庆江扣押起来，让曹辅弼当了司令。我便请东进纵队司令陈再道，参谋长卜盛光，团长程启光，由我领路到了码头李，将金部改编为八路军冀南抗日游击第二支队，

曹辅弼为司令，魏荃臣任副司令，郑彦才任参谋长，我任政治处主任，
×××任供给处长，胡宗焘任卫生处长，新派去的赵宪章任政治委员。
二支队改编时，三千多人，大枪二千六百多支，小钢炮、拍击炮不记
得几门了，短枪也未作统计。那时东进纵队只有一个营。金部的受编
增添了比东纵多十来倍的人马，为抗战增添了一支不小的生力军。

由于搞争取土匪部队工作，对我来说是件新事，毫无经验，还得
时刻警惕被打黑枪。又因生活不安定，吃住不好，加之工作十分
劳累，就在改编后不久，吐起血来，经胡宗焘劝告，我便回家疗养去
了。

当年春，就在我在家养病期间，四区以耿茂赏、宋世安为首，组
织了四区独立区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宋世安任主任，耿茂赏任武装部
长兼区团队大队长，秦力真任宣传部长。宋世安知道我在家养病，
事先和我商量，即在一次村长联席会上动员大家，选举我当区长。
我当时是二支队干部，怎么能自由行动呢？又考虑既然村长选举，如
不答复，有违众望，对不住老乡亲们，便委托耿汉臣去代行区长职务。
到了夏季，我病好些了，二支队已开赴前方任县作战，四地委樊振庭
对我说：“二支队开往前方了，你身体太弱，你就在地方暂时工作吧！”
我就脱离了二支队，去西南王村镇担任四区区长了。这时，冀县的旧
政府已跑了。四区战委会已接管了冀县四区地主武装自卫团，两个中
队，其中一中队完全是旧保卫团的人马。二中队系一九三七年冬为防
匪新组织起来的。我们把他们番号改为冀县四区抗日自卫队。我接任
四区抗日区长后，与耿茂赏接上关系。我任党团书记，直接受冀南四
地委领导。为了把自卫队武装紧紧掌握在党的手里，我便推动茂赏，
以二中队为主地挑选一些思想单纯的青年集中到北内漳高小开班训练，

并从中发展一些党员。经过训练，发展的党员如：苗春、王登法、黄振山等，其他记不清了。

这时，冀南区军政委员会成立了，派马紫波当第一任冀县抗日县长。我当时建议马把政府设在恩关，以四区抗日自卫队保卫政府。马系二区松篱庄人，家里是大地主，因距县城近，怕驻城赵云祥部抄他的家。为保护家产，坚持把县政府设在冀县城里。他这个光杆县长，到了城里，连个站岗的也没有。他立即下令把四区抗日自卫队调归县政府。我当时考虑，四区抗日自卫队到了城里，就被顽杂军赵云祥吃掉了，我坚决反对马的做法。我坚持主张把四区自卫队改编成八路军冀南四分区的队伍，绝不能将一百六十多人、枪支齐全的队伍，白送给顽杂部队。我即与茂赏商量好，由他命令二中队下了一中队的枪，将队伍拉向四分区去。一中队战士愿当八路的也准许跟着走。不料耿茂赏做事不密，不仅事没办成，反倒被一中队把他扣了起来，后虽经我给他解了围，但四区抗日自卫队却被大队副姚隆远拉到城里，成了县大队。后来果被赵云祥吃掉了。

马紫波当冀县抗日县长后，即撤换了我四区区长的职务，改任师昌三当区长。我则被任四区战委会主任。原四区战委会主任宋世安、区大队长耿茂赏、区战委宣传部长秦力真及其他一千人马，都罢官为民了。

秋初，国民党派鹿钟麟为河北省主席，来到冀县，驻在我村当管。他首先撤换了马紫波，委任赵宗福为冀县县长，改战委会为动委会。这时我正在家治痔疮。区党委书记李蔚玉指示，让我与鹿之省府艾秀峰接头，搞了一段国民党省府内线工作。

至初冬，区党委通过四地委，让冀县建立四分区七大队。由我暗

中协助，由李方舟任大队长，赵汉臣当教导员，宋振甲任指导员，即动员人，枪搞了起来。到一九三九年春，七大队才发展到五、六十人。四地委委员高志学因工作需要，把李方舟调往南宫，让当过旧军医的张书田当大队副。由于张军纪过严，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差，队伍仍然难以发展。不久李哲玉通知我，叫我亲自扩大冀县抗日武装，为建立冀县政权准备条件。我接到区党委的指示，当即经四地委高志学同意，成立了冀南四分区独立营，由耿茂赏任营长，我任教导员。刻了四个连的戳子，决定先成立两个连。当时确定我搞独立营。我与高志学商定，冀县的支部工作让秦力真去领导（当时秦的预备期还没满，秦是1938年下半年，由我和耿茂赏介绍入党的），队伍正在初步建立。一九三九年农历五月二十八日，日本鬼子把我父亲及家里的一个雇工和一连长田子林的父亲、老婆都逮走了。我通过托人，并花了三百元伪钞，才把他们从城里日伪警察所都赎了回来。从此，我就离开家，带着独立营，到石（石家庄）——南（南宫）公路路西一带活动。队伍发展很快。到了这一年的夏末，发展到一百多人。由于冀县境内顽杂军多，执行任务就带队入境，没事就到南宫、新河境内活动。抓汉奸，打伪军，剿土匪，堵走私，工作开展得十分活跃。

一九三九年秋初，四地委派石霞和冀广民来冀县工作。冀县成立了工委会。由于当时秦力真搞支部工作，即确定他为工委书记，石霞为组织委员。

秋末，冀南四地委把冀县划归五地委领导。我要求去延安学习。高志学要我着手筹建冀县抗日政权及群众团体组织，答应我俟工作就绪后，再调我去学习。五专署派胡步三任冀县办事处主任，我兼任秘书，各区很快都设立了办事处。

至冬季，县办事处改成了县政府，胡步三任县长，我任秘书兼政府党团书记，区办事处即改为区公所。冀县工委会改成县委。秦力真即当上县委书记，石霞为组织部长，张仙洲为宣传部长（由苗青代理）。

一九四〇年初，我接受了冀县抗日文化救国会主任，尚正着手工作时，农历二月三十日我在冯管与耿茂赏、耿文斋同时被捕。敌人把我们押送到南宫城敌据点日本宪兵队，受到严刑拷打和审讯。前后共囚禁、软禁了六个月。最后通过组织的营救及购买汉奸、翻译、寻机，总算顺利地脱开了敌人，又继续做革命工作了。

回忆往事，悲喜交集。我在三十年代十余年中，在党的领导和同志们协助下，还是为党做了一些工作，但因自己当时年幼智浅，有时盲目乱撞，也出现不少错误和过失。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后在“四化”的长征途中我将全部献出自己的残年余力，争取为建设理想的共产主义天堂多添砖瓦，这是我的唯一愿望。

我简略的先谈这些。这只是我一段经历的梗概，详细的情节，容后再行详述。

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完稿

附。关于文中部分人物、事件的说明

△当时冀县的学校：

①省办的：第十四中学；

第六师范学校（校址冀县南关外现在的煤建所在地），四年毕业的为前师，六年毕业的为完师，初中三年师范二年毕业的为后师。

一、二班是同年级，一班系四年毕业，二班系六年毕业。

三、四、五班是三个年级，四年毕业。

六、七班是同年级，四年毕业（七班不走了）。

八、九班是同年级，六年毕业。

十、十一班是同年级，六年毕业。

从第六班开始，设立了中学班。中学三年自费，后转师范三年，公费。七班也设立了同年级中学班，以后即停设中学班了。

师范班六、七班三十二人，中学班每班40~50人。

河北省立师范学校是：天津一师，保定二师，滦县三师，邢台四师，宣化五师，冀县六师，大名七师，正定八师，泊头九师，通县十师。

△县办的学校：

(1)乡村师范（校址是现在的师范学校所在地，即大操场的西上沿），原先是师范讲习所，后改为简易师范。西邻是十四中学。

(2)女子师范高小学校（校址是现在冀中所在地，当时是文庙）。

(3)高级小学，（校址在现师范操场的东沿，即师范宿舍所在地）。

(4)模范小学（校址在现武装部所在地，即原先的城隍庙）。

(5)六师附小（校址现城关中学）。

2 (P₁) “五权宪法”，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警察权~~、考试权。

3 (P₁) 县参议会，是旧政府的最高权力机构，如似现在的人民

代表大会。

4. (P₁) 当时有很多学生填写了参加国民党的表，如耿茂赏等。

5. (P₁) 王国栋，深县人；王国鼎冀县西野庄头人，曹世均
冀县马厂庄人。

6. (P₁) 郑朝熙（号际唐），衡水县河沿村人。

7. (P₁) 李炼之、丁浩川，在保属特委工作，后国民党清共时被
通缉，跑到冀县。现已死。

8. (P₂) 鄧占元，晋县人。现在中国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9. (P₂) 互济会，是党的外围组织。

10. 关于几个主要人物的名和字：

閻文軒（字汉章，后改名政中）

耿汝功（字懋赏，后改为茂赏）

秦孟馨（字香斋，后改为力真）

王国鼎（号旭东）

黄林桂（号月庭）清河人

宋万振（号世安）四区赵家庄人

朱宝珍（号张郁轩）威县人

陈景新（号陈焕文）威县人

王英华（号王东宁）

刘锡锦（字之毅）冀县邵村人，已死。

高风树，新河人已死。

王立，衡水县人，现名陈英，在天津外语学院任书记。

李文彬（字芳洲）冀县宋佐村人，现名李宁，任天津银行行长。

耿金堂（字碧涛）化名耿力光，中冯县人。

崔树棠（号碧天）南官东街崔宋胡同人（已死）在北漳淮教书。其
姐夫李伟民，南官宋庄人，在北漳淮开药铺。

邓风峨（号力坡）东马塚人。

11、（P 4）耿金堂领着刘绪东，去白漳找的张光军（巨鹿通缉他，他就由巨鹿来到冀县白漳教书），巨鹿人。

去南宮模范小学找的邱克本

去北内漳高小找的耿茂赏。

12、（P 8）朱家恺，在天津一师与耿金堂是同学（比耿低三年级），后又上了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学校。

13、（P 8）闫仙洲（东姜庄人）六师的学生，与耿金堂同学一年（他比耿高五年级）。

14、（P 8）金振西，武邑县人。耿金堂在冀县教书时，金在冀县当律师。金与闫仙洲是盟兄弟。七·七事变后，金即跟随了其老乡金庆江。他是金部的参议。

15、（P 11）当时的组织结构是，

冀南区党委，下边设地委，以下是县委，冀南区党委之前是直南特委。

七·七事变前，党的组织结构是：直南特委，南宮中心县委，冀冬工委。

16、（P 10）金庆江，武邑县金孟村人。土匪出身，与吉会台村曹辅弼是盟兄弟，曹为老大，金为老四。他凑合了一帮人后，先让曹辅弼当司令，曹嫌名声不好，不干。金庆江便自封司令，并和段部取得了联系，起名为“青年抗敌义勇军团”。人马逐渐增多，后就占据了码头李。设有：司令部和八大处：付官处、参谋处、秘书处、军医处、政训处、军需处、军械处等。

曹辅弼，号曹老辅。冀县吉会台村人。保鏢出身，与土匪有联系。